# 绝色武林

阳明山下，雪花门，雪花山庄。

雪花门座落在风光明媚的阳明山下，所在地不但气候怡人，山明水秀，更因地点隐密，所以十分的清静幽雅。

在山庄里的练功广场上，此时正有一对男女正在对打练习着。女的持剑，男的空手。

女的大概三十出头，艳丽的容颜因激烈的运动而泛红，香汗也冒了出来，樱桃小口因喘气而微微张开，显得十分诱人。

男的年约十六、七岁，却健壮有如大人，赤着上半身露出结实的胸膛，健康开朗的面貌十分有朝气。

这一对练功中的男女，女的正是雪花门的掌门人宋玉珍，男的是雪花门的男弟子程刚。

虽然年已过三十了，宋玉珍看起来却仍年轻有如少女，除了略为成熟的容貌可以看出一定的年纪之外，姣好的身材绝不输於年轻的少女。因为长期习武的关系，宋玉珍的身材苗条而修长，身体舞动之间，展现出优美动人的姿态和迷人的风采。

雪花门基本上是女的习剑、男的练掌，女弟子着重身法轻功，男弟子专精内力。虽然宋玉珍已是掌门之尊了，本身的剑法功力已是一流的高手了，但是遇到雪花门百年一见的奇材，却也招架不住。

程刚此时正专注的在天雷掌法中，强大的劲力完全将宋玉珍拢罩包围，虽然没有对宋玉珍造成伤害，但是却也让她应付得有点吃力。如果不是对於天雷掌十分的熟悉，加上绝顶的身法轻功，宋玉珍绝撑不了多久。但是程刚的功力实在太高了，加上天雷掌的威力强大，使得宋玉珍也只有防守的份。

掌风将玉珍的轻薄裙子吹得飞了起来，吹出了一双修长健美的玉腿，光滑雪白的细嫩肌肤，没有一点瑕疵，几乎完全裸露的一双玉腿，因微露的香汗在阳光照射下更显诱人。

宋玉珍激烈的身形移动，使得小巧的粉红色小肚兜，完全罩不住那对饱满坚挺的双峰，雪白的双乳不时的晃动而出，殷红挺立的蓓蕾更不时的跳了出来。虽然功力深厚，此时玉珍不禁也气喘嘘嘘了，纵然只是对战练习，却也快全身力了。

好不容易程刚自天雷掌中回神，练完一周天只觉得全身舒畅无比，功力又增进不少，方才满意的收了掌功。玉珍却因此突然间失去了压力，一下子好像虚脱般全身无力，手中长剑不禁掉落地上，双脚感到一阵发软，轻声呻呤一声跌了下去。

程刚方自回神过来，惊觉师父快昏倒，马上快速移去自身後抱住了师父。右手自腋下撑住了师父，大手自小肚兜下沿伸入捧住了坚挺结实的乳房，手指头轻轻抓捏着挺立的蓓蕾。左手掀开了裙子，伸向了结实平坦的小腹，精深的玉阳真气进入了师父的体内。

玉珍上有魔手挑弄，下有炙热的真气注入体内，禁不住轻声的呻吟出声，虽然已不感乏力，却又产生一种无力的快感。

程刚抱着师父，看着她动人的娇态，实在诱人心弦，忍不住欲念兴起，不但贴紧了师父，更禁不住舔起了师父的粉颈。玉珍整个人在徒弟的环抱当中，只觉全身一阵火热，徒弟又在颈旁呵气舔弄，更是心痒不已。

突然间听闻轻轻的衣服撕裂声，高翘结实的双臀下，一根火热的棒子贴了上来，抖动的棒身虽然尚未自股沟入侵，但是传来的热度却让她不禁的湿润起来。

一双玉腿欲张又合，如果不是裘裤稍微挡住，可能早已引蛇入洞了，但是就算如此，泛潮的荡液不禁也沾湿了小裘裤了。

「师父，徒弟扶您入房替您运功疗伤。」

「嗯！」

程刚弯身左手一捧，立刻抱起了师父，飞快的进入师父的房内。

宋玉珍的闺房没有什麽华丽的摆设，不过放在中间的大圆床却是格外引人注目；红色的大圆床四周没有任何遮蔽，不过後方的一面大镜子却将整房间映入镜中，尤其红色大圆床的景象更是一览无遗。

程刚抱着师父进入房间，将她的娇躯放在床沿上。

玉珍双手往後撑在床上，玉腿抬了起来，向前伸了过去，脚姆指一夹，竟把徒弟的裤子拉了下来，一下子一根高挺抖动的肉棒跳了出来。而程刚顺着师父微抬的丰臀，双手一拉，师父连裙带裤的拉了下去，最後顺势抓住了师父的脚裸。

师徒俩十分有默契的一气呵成，一下子两人下身全赤裸裸了。

此时程刚运起了玉阳真气，胯下的肉棒抖动得更加激烈，大香菇头往那红嫩湿润的肉瓣撑了起来。玉珍也运起了玄阴心法，玉腿一伸攀上了徒弟的虎腰，交叉一夹放在徒弟的臀上。火辣辣的粗硬硕长的肉棒，一下子顺势滑溜畅快的全根没入在玉珍的体内，玉阳真气和玄阴心法两股内力也因此结合交融。

狭窄紧实的湿润肉洞，紧紧的和肉棒结合着，不断的收缩伸张和抖动不已的肉棒产生激烈的摩擦，泛滥的淫液浪水不禁自两人的交合处溢了出来。

师徒俩完全的结合在一起，程刚也在此时脱了两人的上衣，两人终於一丝不挂了。

虽然只是单纯的交合，因为内功的运作，师徒俩暂时动也不动，但是仍有着极大的刺激感。

即使年过三十，且也生有一女，但是玉珍仍有如少女般的紧实狭窄，但是却更充满了弹性和湿润感。

在淫水的充份湿润之下，粗硕的肉棒毫无阻碍的全根插入，将玉珍塞得饱满充实，完全可以感受到肉棒的热度和硬度。抖动的棒身更是刺激着肉壁，精纯的玉阳真气也不断地注入体内，和自身的内力互相融合交流，不但功力变得更加精纯，也一下子增强了不少。

程刚也是感受到被师父阴壁紧紧的包围着，肉棒不断地受到吸吮摩擦，温热的肉洞身处其中说不出的畅快。

玉阳真气不断地游走两人之间，玉珍全身的经脉穴络已被程刚探索一番，两人的武功心法在双方互相的运作之下，不但一下子提高不少，不断的融合交流更产生更精深的内力。只要任何的接触，程刚可以让师徒俩随时内力交流，不但内力源源不绝，更可以在瞬间回复到最佳状态。

程刚站立在床前双手放在帅父的雪白双肩上，而玉珍玉腿紧夹住徒弟，双手撑在床上。两人紧紧结合直到九九八十一周天之後，程刚终於满足的长呼一口大气，感到全身的功力增进不少。而玉珍通红的秀脸也露出了舒畅的表情，看来功力也增进不少。

两人张目相视，火热的欲望立刻燃烧了起来。程刚拉起师父，正想来个大肉抟战，突然间师妹的紧急呼声传了过来，程刚不禁略感失望，无奈地打消念头。

玉珍更是满脸失落感，尤其当徒弟抽离时产生的空虚，让她忍不住又把徒弟拉了过来，湿淋淋的肉棒一下子又没入在玉珍体内。

程刚知道，如果不先让师父稍为满足一下，师父可会难过死了，当下挺起肉棒，毫不迟疑的狂抽猛插数十下，强劲的攻势让玉珍一下达到了高峰，总算让她稍稍止渴。

绝色武林（一之一）

玉珍的房间一下子挤入了众弟子，众人围着玉珍的大圆床四周。小师妹抱着三师姐坐在床上，三师姐张菁神色苍白的躺在小师妹柳青虹的怀里，虽然神智清醒，却似全身乏力。

玉珍为徒弟珍视一下，发觉她不知什麽原因竟功力全失，又没重伤、筋脉也亳无损害，玉珍推想可能是受了不知名的刻毒所伤。

「菁儿，你这趟出门发生了什麽事？」

虽然脸色苍白，张菁仍是不掩秀丽的俏容∶「师父，徒儿任务倒顺利完成，只是回程时竟受到不明人士攻击。」

「不明人士？」

「嗯。他着面，一身黑衣，本来似乎想生擒我，但我拼死抵抗，却料想不到他突然向我施展暗器，我一不小中了暗器，就感到全身功力一直消退，吓得我赶紧逃跑，还好我轻功比他高出很多，幸好逃回的路上遇到了小师妹，不然早就落入他的手中了。」张菁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，不禁气喘吁吁了。

「暗器？」玉珍听了不禁担心起来。

「嗯，好像小针般的暗器，因为太小了，等我发现时，胸前和大腿上就中了两针了。」

「赶紧给我看看！」玉珍急忙打开了她的衣衫，拉起了肚兜的下沿，微露的雪白乳峰下，白色的肌肤上有一点红点。玉珍双指按住红点运劲，一根细小的银针浮了上来。

「另一处在哪？」

「左大腿上。」

不待张菁的怪异脸色，玉珍双手一抓，立刻拉下了徒儿的裤子，大腿上果然有着同样的红点，玉珍也是取出相同的暗器。

「什麽样的毒竟会使人全身武功尽失呢？」研究着手中的小针，玉珍似乎在自问，却眼光看着每个弟子。

每人的脸上都露出茫然的眼神，大家不禁面怀忧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雪花门对於暗器使毒方面并不在行，也只懂些基本的医理，对这连听都没听过的东西，一下子全没有了主意。

「师父，不如由我用玉阳真气替师姐驱毒看看好了。」

「对啊！师父差点就忘了。啊！只是菁儿是有夫之妇，怎能和你交合呢？」

「师父，如今时间紧迫，且我们又不知此毒为何物，时间一久，不知会发生了什麽事，要是那个神秘人跑来以此相胁，那不但菁姐有危险，甚至连山庄也会受害。」

「这┅┅还是问一下菁儿的意见吧？」玉珍一时也没有了主张，只好把这个决定留给徒弟自己选择。

张菁此时也陷入了天人交战之中，武功全失就如同人一般，是她万万所不能接受的；如果再连累整个雪花山庄，更会令她终身愧疚。但背着夫婿和师弟交合，她哪开得了口呢！

「只要我们不说，又有谁会知道呢？」小师妹突然冒出了这句话出来，一时惊醒众人。

「就这样办，今日大家都不准离开师父房间，等刚儿有了结果再作决定。」

「青虹、玉荷，你们俩替师姐脱了衣衫；慧美、秋香，你们俩替师弟净身一下。」

张菁全身无力，到此也只能任由众人摆布了，一下子全身就被脱个精光，像一只小白羊似的躺在床上。大白天的张菁几曾一丝不挂的，更何况又在众姐妹面前，早已羞得紧闭双眼。

突然间只觉双乳被人摸弄，张开了大眼一看，原来师父的玉手已在挑弄自己的蓓蕾，张菁忍不住轻声呻吟起来。一下子又有三、四只手加入了行列，原来玉珍要青虹和玉荷一起爱抚师姐。一时众人红唇玉手全往张菁娇躯上招呼，片刻已把她抚弄得全身火热，春心荡漾不已。

慧美、秋香此时也没闲着，两人脱了师弟的衣服，露出了一身精壮的虎躯。

慧美还算镇定，秋香早就满脸通红了，尤其当两人擦拭到那高挺的男性雄器时，慧美只觉下身不自主的湿热起来，秋香却闭目不敢正视。

程刚爬上了大床，跪坐在张菁脚前，抓住了她的脚踝，缓缓地拉开、抬高∶「菁姐，我要开始了喔！」

张菁张开眯着的双眼，看着师弟的高挺肉棒，不禁轻呼一声。粗硕的尺寸足足有夫婿的一倍多，此时更在师父的引导下，大香菇头顶住了自己微张的肉缝，肉瓣如今也湿润红肿，溢出些微的淫液。

程刚将张菁的玉腿拉得更高、更开，粗硬的肉棒也一寸一寸的插入了嫩穴之中。

玉阳真气贯满整根肉棒，不但变得更粗更硬，火热的温度更是让张菁感到下身火辣辣的。虽然师弟的速度是如此的缓慢，但是仍让她感到饱胀不已，尤其师弟每插一点又抽回一下，肉壁不断地被磨擦着，完全不像夫婿只会横冲直撞，加上粗硬的棒身，塞入的感觉实在太刺激了，让她再也控制不住的呻吟浪叫起来。

程刚完全进入张菁体内之後，立刻把一双修长雪白的玉腿扛在肩上，双手按住了师姐的小腹上，精纯的玉阳真气立刻全力运转，进入张菁的体内探索着。

因两人师出同门，程刚可感应到师姐体内真气里的细微差异。程刚由丹田开始向四周探查，同时也让两人的真气交流融合。虽然进度缓慢，却效果不错，果然在大腿内的经脉发现了异常的气息，当下玉阳真气逼去，立刻将这股邪气自她体内逼出。

有了这次经验，程刚不禁信心大增，更加足马力。经一番努力，总於将师姐身上的数处毒素清除，更顺便替她打通全身经脉，不但让她恢复了武功，且又更上一层楼。

张菁此时却是处在阵阵高潮快感当中，完全不知自身的内力气力正渐的恢复之中，只知自己不知不觉抱住了师弟的虎腰抓着他的臀部，也开始扭动丰臀迎合他的撞击。

众姐妹看着张菁功力似乎渐渐恢复之中，不禁又喜又羞。舒服的呻吟声不断地传入众人耳内，两人激烈的交合状更是清晰的映入眼帘，就算是玉珍也受不了这种阵仗，奈何自己刚刚下了禁出令，大家只好强忍着一股高涨的欲念，看着这场活春宫了。

程刚在运转一周天之後，终於功成圆满，不但顺利完成任务，自己无形中也受益良多。此时注意力一转，终能将心思放在师姐身上，肩上仍扛着师姐的一双玉腿，自双腿之间看着一对丰乳，立刻伸手抓捏过去，虽然仍不如师父的丰满，却坚挺有如两个倒栽碗公。

张菁秀目迎上了师弟的目光，不禁大羞不已，忍不住想推开他，想不到程刚反而压了上来，一下子自己折了两截。不但和他四目交接，又被突然的狂抽猛插弄得发疯，正想出口骂他，樱桃小口又被吻住，师弟的舌头也伸了进来。如此全身上下都被攻击炮轰之下，原本尚存的一点羞耻心也放下抛开了，她开始主动地迎合他的操作了。

玉珍看见危机已经解除，当然不能再待下去，马上带着徒弟们离开自己的闺房，把那大圆床让给他们去继续尚未完成的工作了。

绝色武林（二）

程刚来到师父的闺房，「徒儿，你来了啊！」玉珍此时正站在铜镜前打理，程刚一看到师父的装扮，不禁眼眼一亮，兴奋的表情显露了出来。

「师父，又有生意上门了？」

镜前的玉珍一身的夜行衣服装，黑色的紧身丝衣紧贴着全身，将一身姣好的身材完全的展露出来。

「嗯。徒儿，今天我们可要去当小偷喔！」玉珍拉了程刚过来，开始替他脱衣换上夜行衣。

雪花山庄虽然在外有许多产业维持一定的收入，但是毕竟收入有限，所以长久以来雪花门就有做一些地下的事业，虽然不多，但却收入优沃，因此雪花门常依门下弟子的能力，而不时的派些任务给他们执行。

「师父，什麽样的大任务要您亲自出马？」

程刚全身赤裸的站在玉珍面前，玉珍一面替他换上同样的衣服，一双玉手却不时的在徒弟的结实虎躯上移动着，程刚哪受得了这种挑逗，瞬间就不自主的挺立起来了。

「这次的生意其实并不困难，只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只有我们师徒俩才能轻松完成得了。」

玉珍把夜行衣弄成贴身平整，奈何徒儿胯下的肉棒却不听话的翘了起来，程刚全身包在黑衣之下，高挺的肉棒却自小开口跑了出来。

「啊！该不会是京师皇宫城内吧？」

两人身上的夜行衣是由变种的黑天蚕所编织而成，不但柔软韧性绝佳，却又火水不侵。不过因得来不易，所以勉强也只能做得二件，加上程刚身材高大，故所耗的材料更多。

「徒儿答对了！」玉珍正蹲下替徒弟整理大腿裤上的皱纹，仰头望向徒弟，想不到一股热气传向俏脸，抖动不已的肉棒就在眼前，玉珍不由全身轻颤，殷红的双唇禁不住吻了棒身。

「喔！」程刚低头看了师父。

玉珍和程刚所穿的夜行衣其实并不一样，限於材料，玉珍身上的织线没有徒弟的来得密；虽然程刚身上的织线已经够松散了，玉珍穿的更不如称作网状夜行衣，烛光下衣服呈现半透明状态，尤其胸前两颗殷红的蓓蕾更是清晰可见。

「师父，哪时要上路呢？」程刚看着玉珍伸出了香舌，舔了肉棒起来，一股快感袭上全身，忍不住抓住了师父的头部。

「嗯！还有一刻才出发。」玉珍正欲把大香菇头纳入口中，突然间程刚早已把她抱了起来，张口就向她吻了过来，玉珍也主动地回吻过去，一时两人口舌交融，无法分开。

修长的玉腿缠上了徒弟的雄腰，坚挺的双峰向他挤了过去，有如一团热火冲迎向另一团热火。程刚一双大手抓捏着师父结实浑圆的臀部，高挺的肉棒迫不及待地顶向师父的下身。

玉珍的夜行衣下体处开了个小口，玉手轻轻一扳分开了小缝，却露出更迷人的肉缝。粉嫩的肉瓣早已湿润发烫了，指头夹住了肉棒，引导着徒儿的方向。当程刚感到大香菇头一股温热湿气时，下身一挺，抖动的肉棒立刻插了上去，一下子就全根没入了玉珍的体内，两人忍不住发出了舒畅的呻吟声。

捧着玉珍，程刚快速地抽送肉棒，虽然隔着衣服，却产生了丝衣撞击之声。

程刚一边走动，一边挺动下身，虽然很想吸吮师父的一对美乳，隔着衣服却只能稍稍满足一下。

随着徒弟的加快和加重力道，玉珍更是紧紧地缠在他的身上。突然间全身一阵急促颤抖，阵阵的快感充满全身，程刚也感到师父达到了高潮，於是更加快了抽送速度，只听一声长吟，玉珍被带上了高峰，满足地瘫在徒弟身上。

绝色武林（二之一）

夜总於深了，天色也渐渐昏暗，师徒两人来到了宫城城墙外的暗处，微弱的月光下，玉珍的俏脸依然红通通的。

「师父，我们这次接洽的生意到底是什麽？」程刚欺进了师父的身後，在她的颈後轻声问着。

「你想不到的事，有人要我们去偷南宁公主身上的怀玉珍珠。」玉珍半趴跪在草丛中，对於徒弟几乎爬在她背上的举动，不禁又轻颤起来，不由地轻扭着丰臀。

「这又会很奇怪吗？」程刚看师父微微摆动的翘臀，更加得寸进尺，左手撑地，右手却开始隔着夜行衣抚弄起她的丰乳了。

「嗯！因为要我们去偷怀玉珍珠的人，她是南宁公主的兄嫂，长孙夫人。」

玉珍忍住差一点发出的呻吟声，玉手轻轻的按在徒弟的大手上，试图停止他的撩弄。

「这倒奇怪了。」

随着大手的抓捏揉弄，玉珍不但阻止不了，反而随着徒弟的节奏而移动着玉手∶「因为怀玉珍珠本来是皇上要赐给长孙夫人的，却被南宁公主看上，先被她要去了。」

「就算如此，也不致於要去偷过来吧？毕竟又不是什麽价值连城的宝物。」

「对你们男人来说，怀玉珍珠或许不值钱。但是对我们女人而言，她可是养颜回春的珍宝。」

「难道它可以让你们返老还童？」程刚轻轻的抓捏着轻立的蓓蕾，玉珍禁不住的扭动着高翘的丰臀，往後向他挤了过去。

「它可以让我们回到处女之身。」玉珍终於伸向徒儿的胯下。

「师父，时後不早了，我们该进去了。」程刚突然离开了玉珍的身上，抓住了她的玉手潜行而去。

「唉！嗯！」玉珍略感失望的和他离开暗处。

望月楼在望月湖中间，中间没有桥连接，靠的是小船接送。程刚、玉珍两人躲过巡逻的守卫，来到了湖边。

「徒儿，我们是否要游水过去？距离望月楼太远了。」

「师父，合我们两人之力，应该可以渡过。」

「嗯。」玉珍当下运起玉女心法，施展雪花飘向前飞掠过去。在此同时，程刚也跃起伏在玉珍的背上，两人一下一上叠在一起。

就在玉珍感到气力耗尽之时，程刚的大手贴上了小腹，顿时一股强劲的火热气力进入了体内，原本损耗的真气又恢复过来，当下立刻玉足轻点湖上荷叶，又一次往前掠去。如此六、七回，终於登上了望月楼。

纵使有徒弟相助，玉珍也禁不住微感气乏力尽，上楼之後仍躺在徒弟怀里调息，程刚自己也是消耗真气不少。

两人躲在楼顶的大梁上，程刚发现南宁公主似乎尚未回房，立刻让师父趴在横梁上∶「师父，趁南宁公主还未回房，我先替您恢复功力。」

玉珍不自主的抱着梁柱，圆臀被徒弟抬了起来，还未能来得及阻止，徒弟早已骑了上来，一根火辣辣的粗硕肉棒，一下子就进入了体内。玉珍还来不及发出声音，就被徒弟住了嘴吧，却自然而然的抬高了丰臀，将整根肉棒吞了下去。

程刚一面慢抽轻送，一方面却运气玉阳神功为两人恢复功力，玉珍此时却无法专心合作，沉迷在一时的快感当中，丰臀随着徒儿的节奏扭动摇摆。

几转之间，在程刚的运行之下，两人早已功力全复。程刚趴在师父背上仍不想离开，两人一起抱着梁柱，下身更是紧贴在一起。

在此时刻虽然不能狂抽猛插，但是慢送轻提的感觉，让程刚更能体会到玉珍的紧实湿润之快感。肉棒被紧紧的含住，进出之间就觉得肉壁不断地收缩挤压，加上淫水浪液充足而不泛滥，挺动之间更觉滑溜顺畅。

玉珍也被徒弟如此温柔的举动弄得异样的快活，虽不致高潮迭起，却感到饱满充实，粗硬火热的硕长肉棒将小嫩穴塞得满满的，慢吞轻吐之下，触感特别地强烈。棒身和肉壁的紧密结合，强烈地享受它的硬度和热度，又粗又长的肉棒，使她充斥着饱胀的快感。两人慢慢地享受短暂的激情。

突然间，程刚抽离而出，玉珍也发觉有人上了楼。虽然程刚仍然趴在玉珍身上，不过两人已日闭住气息，避免被来人发觉。

只见入房的是位不到二十岁的美丽少女，应该是刚沐浴完毕，只穿个小肚兜在身上，露出了雪白红嫩的少女娇躯。除了那件小肚兜之外，粉颈上的那个项炼就是今日的目标了。

程刚仔细地看了公主全身上下，虽然娇小的身材却比例适中，双乳并不丰满却坚挺高耸，尤其肌肤白晰没有任何疤痕，颈部一下没有任何黑点。想不到公主竟是天生的白虎，平坦的小腹下光秃秃的一片，完全不似师父的芳草戚戚，如果脱下了肚兜站在面前，一定别有一番风味。

南宁公主今天似十分疲累，一入房立刻上床休息。

两人不禁心中大喜，在灯暗之时玉珍立刻自胸前拿出了一小袋子，轻轻沾起一些白粉，一口真气把它吹向了床上的公主。

片刻间玉珍向徒弟作了个手势，便翻身掠下，来到了公主身旁，取了怀玉珍珠立刻又回身上梁∶「得手了。徒儿，我们走吧！」

皇宫禁地当不得久留，两人马上脱离回山庄，看来今夜又是轻易地完成一笔交易了。

绝色武林（三）

巫风道是和京城连接的通道之一，虽然只有一里多长的路程，却不甚好走。

因四周多是悬崖峭壁，加上来自前後开口所涌入的气流，使得巫风道内长年强风侵袭，偶尔带入的滚滚风沙，更常让整个通道茫茫一片。如非两边山崖上的树林还算密集，挡了些风势，否则可能让行经此道更增危险性。

事实上平常一般人甚少经由巫风道出入，除了附近另有道路可通行之外，武林黑道人物经常使用也让一般老百姓怯步。

雪雁和程刚两人伏在一边山崖上的树林内，此时正值烈日当空，虽然有树枝挡着，仍然感到炎热。

整个巫风道上强风吹袭，加上风沙漫延整个道内，虽不致伸手不见五指，却也感到寸步难行，能见度不佳，就算由上向下俯视，也看不甚清楚。

雪雁拿起丝巾轻拭着两颊，燥热的天气下两人不禁汗流浃背，雪雁拉开了胸襟擦着半露的趐胸。然後再转了个身，疼惜地替弟弟擦汗，纤纤玉手在宽阔健壮的胸膛上轻轻抹着。

程刚爱怜的看着姐姐的举动，俏丽的脸庞微微发红，滴了几滴汗水，樱桃小嘴微微张开，媚态横生，动人不已，程刚不由看得痴了。半张的衣襟内，露出了白色的肚兜，深深的乳沟映入了眼中，饱满坚挺的雪白双峰，露出了一大半在小肚兜外，稍微弯身，殷红的蓓蕾不知觉就偷溜出来。

虽然已出过无数的任务，雪雁仍勉不了的紧张起来，抓着弟弟的手臂靠了上来，软绵绵的胸脯也贴着结实的手臀。程刚自然而然涌起一股保护姐姐的爱意，大手一带把她拉到怀下，拍了一下结实的丰臀表示安慰，要她安心。

「啪！」一声清脆的声响，两人不禁被突然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。雪雁一回神过来，不禁满脸通红，又羞又微带责备的看着弟弟。

「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打太大力了，有没有打痛你？」想不到程刚不但没有离手，反而却轻揉着浑圆的臀部，一只大手摸遍整个丰臀，又调皮的抓捏起来。

「啊┅┅弟，嗯┅┅姐不会痛。」雪雁娇躯轻颤一下，身体感到一阵舒服，不由得轻扭着丰臀，最後按捺不住地轻吐出微微的呻吟声。

「啊┅┅羞死人了啦！」雪雁此时因自己的举动而羞愧到无地自容，俏脸更是红到脖了下去了。望着弟弟一脸是笑非笑的眼神，更是心神大乱，举起粉拳就在他的胸膛乱打一通。突然又发现打的是自己的弟弟，赶紧又抚弄又道歉的，最後索性整个人躲进了弟弟的怀里，贴着他的胸膛一时不敢抬头。

程刚看着姐姐的娇羞模样，更是把她搂得更紧，热颊软软胸乳贴着胸膛，说不住的舒服。身体产生了回应，只觉下身一热，胯下宝贝立刻昂首高竖，坚挺茁壮而起了。

躲在弟弟怀里的雪雁，只觉双峰一股热气，突然有硬物顶住，潜意识的玉手抓住了那硬梆梆的长棍，低头一看，不禁轻呼一声，原来手中握着的竟是弟弟那偷跑出来的肉棍儿。

玉手中所握的肉棒，高高挺起抖动着，抓捏起来热呼呼的又硬又粗，微微上下套弄长长的尺寸，顶端更是又大又圆，雪雁一下子意乱情迷不已。

「姐，你抓住我的宝贝了。」远远传来的弟弟的声音一下子又近在耳边，雪雁暮然回魂过来，抬起了头又看到弟弟笑笑的目光，心神荡漾之间又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装着一副生气的样子。

「你在欺侮姐姐，我就咬你喔！」突然低头张开小口，真的把大香菇头和一小截的肉棒吞入了口中，雪白的牙齿更是作势地轻咬着肉棒颈部。程刚不禁大感刺激，抱着雪雁的头部大呼道∶「姐，我不敢了，你饶了我吧！」

雪雁哪舍得咬断弟弟的宝贝，趁此机会吐了出来，还不忘俏皮的吐出香舌，在大香菇头上舔了几圈∶「下次再不乖，姐姐就真的咬你喔！」说着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忽然又想到另一方面上去，一下子又脸红起来，一阵胡思乱想，不知不觉下身感到湿热起来，不由自主地又捏紧了手中肉棒。

两人都感到一股兴起的欲念，程刚灼热的目光注视着姐姐，大手伸进入了小肚兜内，轻揉细捻挺立的蓓蕾，抓捏揉弄起饱满的丰乳。雪雁闭目享受着爱弟的抚弄，轻声呻吟中，一双玉手上下套弄起炙热的肉棒。

程刚低下了头，正想吻住姐姐，突然间山脚下声传来。

绝色武林（三之一）

两人不禁回神过来，知道点子来了，赶紧收回心神，专心的看着下方巫风道上的情况。

血刀门在江湖上专门做些掳人勒索的勾当，前阵子三师姐张菁就是差一点被他们所擒去，如果不是在紧要关头程刚替张菁解了身上的邪毒，雪花门可能也会成为另一个受害者了。

为此，门主玉珍特别成立了特种小组，希望能够慢慢地歼灭这一股恶势力，况且雪花门也不是什麽名门正派，玩阴使诈的哪会比不上血刀门。

就在日前得到的内幕消息，来源指出血刀门今日运送一个肉票，准备回京城和家属交换赎金。雪花门岂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，不但决定破坏血刀门的好事，也顺便将这行人赶尽杀绝。

风沙之下渐渐出现了一队伍，人数有七人，二人骑马，一人驾着马车，另有四人行人在一辆马车两边，另一个人躲在马车内，应该是看守肉票。

想不到肉票还有马车坐，真是高级享受。

姐弟俩互看了一眼，程刚轻喝一声∶「上！」雪雁点了点头，提了口真气立刻向上掠去。

雪雁施展轻功雪花飘，藉着风速的助长，立刻往下冲了过去。就在接近敌人之时，一招「雪花满天飘」舞起万点剑影笼罩住马车一边的四个敌人。

血刀门毕竟非泛泛之辈，虽然在风声的掩饰之下，骑在马上的两个人立刻生出了警觉，当下大喝一声∶「有敌人，大家小心！」两人快速地提起手中兵器抵挡过去。

只闻兵器互相撞击声中，夹带数声惨叫声和马的悲鸣声音。功力较高的两人虽然躲过了要害，却也受了几处剑伤；但是另位个血刀门下就在抵抗不及之下惨叫而死，连胯下的马批也受到剑气所波及，当场就被击毙了。受伤的两人不禁怒喝後退，口中怒骂连连。

雪雁此时真气已尽，正暗自惋惜不能一次竟成时，全身罩门大开的情况下，突然间胸腹受到一股强大的气劲袭击，不禁大惊却又完全无力躲开。千惊万险之间，柳腰被一只大手抱住，身体不自主地往上提了一下，耳边只听到数声剧响撞击之声，火热的气流吹得她差一点睁不开来，耳际更是一阵耳鸣。

「姐，先解决另两只小罗罗！」原来是程刚适时地挡了敌人的攻击。

雪雁应了一声，同时由弟弟手中传来的真气让她恢复不少气力，再度使了一招「冰天雪地」，剑气贯注长剑之中，刺向另两个什麽情况都搞不清楚就冲了过来的血刀门手下，又闻惨叫之声，两人额头血注喷射倒向一边。

原本受伤的两个高手，更是狂叫不断，舞起了手中兵器，向雪雁杀了过来。

突然又在数声撞击声音中，弟弟的声音又传了过来∶「先杀掉右边的。」弟弟此时已贴进了自己的耳边，热呼呼的大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，再度运起玉女心法，「一雪前耻」长剑夹带着充满的真气，闪电般的指向右边敌人。

右边的敌人还未出手，突然双眼受到强光照射，尚未反应过来，瞬间只觉喉咙一阵剧痛，立刻气绝而死，死不瞑目。

左边的血刀门手下一看雪雁门户大开，心中不禁一喜，手中长刀使出绝招，奋力刺向她的胸脯，心中喊了一声∶「你死定啦！」刀峰只差那几寸就要捅了进去，突然间胸膛一阵剧痛，跟着「卡擦」声响起，肋骨不知断了几根。

还搞不清状况下，眼前冒出了一个高窕的黑影，还想诅咒几声，另一股更大的剧痛怖满全身，一声惨叫中狂吐血水，立刻被打飞到数丈外，看来是挂点没救了。

雪雁不禁松了口气，还未回神过来，又被弟弟拉到了身边，耳边又传来十数声剧响，强劲的真气撞击所产生的气流和气压，让她胸口一阵气闷，不自主的贴紧弟弟的背部，才稍稍的恢复正常。

「想不到我血刀门今天竟阴沟里翻船了！」一股阴深深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雪雁躲在弟弟的背後，小腹上传来弟弟的玉阳真气，相握的左手流出了玉阴真气，一来一往之间，损耗殆尽的内力正快速地回复过来。探头出去，数步外站了一个长的中年人，原来是血刀门的虎堂堂主，「绝地死神」燕竹。

原来躲在马车内除了肉票之外，就是这个死人样的血刀门堂主了，刚刚他和程刚力拼数十掌，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看来是绝顶高手那一级的人物。

此时双方各怀鬼胎都闭口不言，燕竹在过招对掌当中，虽然讶於程刚的精纯功力，但仍发觉功力差他一截，此时调息一番，也恢复了六、七成，自我推算之下，估计程刚也只能恢复个四、五成。相较之下，待会只要全力一击，还不让他血溅当场！至於那个身材不错的女娃儿，看来也是真气耗尽了，等一下再制伏擒下，给她好好的奸淫一番。

想着想着，忍不住发出又淫又邪的笑声，当下十成功力全开，「死不复生」

信心满满的罩住了程刚。

程刚此时也全神贯注，就在燕竹的双掌离自己只有几寸时，大嘁一声∶「雪流满地！」

燕竹看程刚竟敢来硬的，心想∶你要找死就让你死个痛快！当下功力又提高至十二成，脸上的冷笑更加浓烈，脑海中浮起了敌人七洞流血的景象。

所谓「乐极生悲」，还未享受到快乐的果实，燕竹突然间发现心脏传来又冷又痛的感觉。「砰」的一声大响，燕竹看着对手像风筝般的飞了出去，但他却没有丝毫的快感，原来他原本不在意，准备等下享受的战利品，此时手中的长剑正命中红心。

一股不可思议的表情浮出脸上，跟着又是心有所不甘，再来还想临死之前把这臭婊子带入地狱去。

雪雁看着燕竹待击下的双掌，赶紧全力插了下去，长剑立刻贯穿身体，终於把他送回老家去了。【完】